

小說 第三名 莊雅晴

個人簡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四年級

目前就讀中正大學法律系，曾獲第 37 屆中興湖文學獎小說佳作。

黑傘

直到最後，都沒人知道我懷著什麼樣的心情。

我從學校的頂樓上跳下去，摔的一塌糊塗，簡直像鍋剛熱好的粥，又糜又爛，伸出手都盛不住，那種無可救藥感，與我生前的模樣沒有什麼差別。

我躺在柏油上，在這不冷的十二月裡，天氣總是很好，有兩三隻鳥沉進天空裡，溺斃了，便再也出不來。

其他人仍然在打球，從我這個角度看世界是顛倒的。顛倒的世界看上去他媽的怪，非常陌生，半點也無法讓人相信這是一直以來習以為慣的學校。

望了會後我起身，拍了拍灰塵，從口袋掏出不記得什麼時後塞進去的粉筆，就著我留下的腦漿和血跡畫了個歪斜的圈，那是我的現場痕跡固定線。

在我考慮要不要留個名字或者寫上死了的註釋時，班上的同學順著鐘響，像是一隻隻被馴服的羊從操場迎面走來經過我要回教室。

「嘿。」我出聲叫住一個人。

「我死了。」我嘗試告訴他。

「喔，」他不在意的應聲：「等下數學課，老楊要檢討上一次模擬考，你訂正了嗎？」

操，我說，我忘了。

「喔，你死定了。」他說：「上次你給我的東西，那個小熊軟糖，還有嗎？在給我幾顆吧。」

在熱到烏鴉都融化的太陽下，他不耐煩的用鞋底蹭著柏油，我看了一會，才發現他鞋底黏了一塊我的腦漿。

看他那樣子，我心底驟然升起一團火，我對他大吼：「媽的，我說我死了。」他只是厭倦的說知道了，便往樓梯走去。

所有人都在往教室走去，成了浪潮，一個個都不可逆向的被帶著前進。我看著人潮裡活的死的半生不死的，我才突然想起，這個學校裡上學的也有死人的，那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在身後我的現場痕跡固定線被踩糊了，我的腦漿和血也不知道沾在多少人的鞋底上。幹，我知道，他們沒人恨我，他們只是沒注意到。

在熱的氤氳的溫度裡，操場只剩我一個人，我也幾乎看不見我的現場痕跡固定線了。

看著柏油地，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真的有畫過那條線，我到底有沒有死？這念頭延續到下午物理課我看著屍斑越發清晰時才終止。

物理課上，老師在檢討模擬考某題關於加速度題目時提到地球在自轉，自轉的速度比飛機還快，但為什麼我們站在正在自轉的地球上卻不覺得頭暈？

而我在觀察著皮膚上紫色的斑塊，它摸上去和旁邊的皮膚沒什麼差別，我有一下沒一下地按壓它。

教室裡沒有人回應也沒有人舉手，老師在台上自顧自的說因為人和地球成了一個系統，保持著一樣的運動速度。人和地球一塊前進，一塊轉動，沒有異速的參照物，便不會覺得頭暈。

我知道老師說錯了，因為暈眩從未中止過。像是現在，在暈眩中我看著紫色的屍斑，突然了解到，自此之後我將不可回轉的腐敗下去。

兩天後，我看到在同樣的位置也有人跳樓了。過一會，他爬起來，發現什麼也沒改變，世界末日也沒到來，他一樣哪裡都不能去，於是他一拐一拐走回教學大樓。

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這所學校變成了薛丁格的學校，所有學生都維持在既是死了又是活著的狀態，如果日子永遠關上，所有學生都會同時兼具兩種狀態，可是大家的人生都得過下去，所以漸漸的結果開始明瞭。

有人死了，有人活著，就是這樣。

學校一開始還想壓下消息，後來發現死人也能上課，家長也分辨不出來，便就算了。我們也搞不清自己的狀況，不過也沒有人想去聚焦這件事，結果到底是怎麼樣也不重要了，反正無論我們是死的活著，永不停歇的生活依然像薛丁格的箱子。

我看著那同學留下來的血肉，覺得手癢，有一個衝動很想幫他畫一個現場痕跡固定線。可是那個同學又下樓了，他手裡握著一把黑色的、沒有半點花紋的傘，他走到那蹲下來，慢慢的撐起黑傘，把黑傘置在那，像是喪禮上致花時的哀悼，沉默了半晌，走了。

再也沒有人注意到那塊案發現場了，沒有人會去踩踏，也沒有人會去經過。在黑傘下，那裡好像消失了。

一種為了保存什麼似的消失。

這個班上的死人原本只有我一個而已。

但昨天班上的開心果上吊在教室的吊扇上了，天花板大概無法支撐重量，吊扇掉下來砸在他的屍體上。

啪搭。

他身後的同學因此舉手：「老師，江俊鈞死了。」

班導老楊他的粉筆在黑板上割了一條裂縫。「什麼？」他說，他不敢相信。

開心果從吊扇下爬出來，扯了扯脖子上的繩子，也跟著舉手說：「報告老師，我真的死了。」

或許是場面太滑稽，老楊忍不住爆笑，又一邊提醒至少等到學測後在死啊。而全班也跟著哄堂大笑，笑得最大聲尤其是江俊鈞。我們的笑聲被老楊在黑板上的割開的裂縫吸了進去。

笑聲被吸走後，我們麻木僵硬的互相對視，停頓一會，又重新開始上課。

到下午的時候，江俊鈞向我借了些腦漿，抹在他自己頭上。

他衝到講台上，和班上其他人嘻嘻鬧鬧，他指了指頭上的腦漿和制服上的血跡，伸長了雙手，僵硬著身子，咧著嘴，一擺一擺的向前進。他裝的殭屍實在是太不像了，大家雖然拍手發出盛大的掌聲，但嘴裡紛紛說不像啊不像啊你根本不像殭屍，而笑聲未停下來過。

可是在這荒唐的哄鬧裡，我聽到了一種斷裂的聲響。

啪搭。

好像有什麼再也無法支撐住重量。

我想伸手去抓住那斷裂的，但我挺怕的，我怕伸手，不但止不住它墜落，它墜落的力道還會將我手臂從軀幹上扯下來。

所以我不敢伸手。

我僅能任憑斷裂聲持續作響，那像是夏末螢火蟲死去的聲響，啪搭啪搭啪搭，那是一種燈暗。

沒有活人注意到這聲響，我也只能眼睜睜看著講台上江俊鈞的臉在笑。

所以在今天早自習的時候，江俊鈞爬上學校頂樓，風很大，他的衣擺在跳舞，亮白色的制服比血跡更刺眼。或許是他已經死了的關係，就算陽光像是一個溫暖的懷抱摟住他，他也只覺得冷。他這時候沒有在笑了，沒有助跑，沒有說話，張開雙手，他安靜的跳下來。

啪搭。

下課後我走到他的屍體旁邊，等他站起來，幫他畫個現場痕跡固定線。但他沒有起來，也沒有再動了，我這才發現，他已經死的不能再死了。

原來如此，死人也是會死的。

最後江俊鈞的現場痕跡固定線不是我畫的，因為沒人相信他是自殺的，畢竟江俊鈞是非常愛笑的人，每個人都這麼以為的。

在週五的升旗典禮上，校長站在司令台上對這件事侃侃而談。他不理解為什麼江俊鈞會死，同樣有很多同學也不理解，或許江俊鈞自身也不明白。

校長說他死沒意義，他又說我們擁有過多的自由和太過富裕的生活才會胡思亂想。如果我們貧困、飽受歧視、活在一個戒嚴時代裡，或者甚至活在毫無流動的階級制度中，如果我們是乞丐、奴隸、囚犯，或許我們才懂得什麼叫盼望和美好的未來。

幸福的人不懂快樂，他指責我們，痛苦的太輕率。

他說我們目前絲毫沒有要背負的責任，憑什麼喘不過氣？他尖銳的質問我們。

他痛恨我們的無知、愚昧和歇斯底里還有滿心憤慨，但他最痛恨的是，我們年輕，無可救藥的年輕。

他說的都對，我們都是一群太過年輕的米蟲，我們都還在他媽的教育體制內持續被養廢的狀態，因此一個個活在社會體制外，活像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豬。

但是沒有人能理解，我們身在混亂裡，向前一步是體制，往後一步是放縱，朝左一步是矛盾，向右一步成了命運。

我們一直被沒有面貌的什麼推著向前走，我們都在恐慌。像是迷路在地下礦坑裡，空氣有毒又過分潮濕，灰塵、瓦斯還有煙霧在肺與眼纏繞，在時限內得找一個出口才

行，面對錯綜的地下通道，我們害怕出口並非通往我們想要的路，所以我們試圖更加謹慎的挑選，但在遲遲未出去的鬼打牆裡，我們更害怕出口並不存在。

我們都在嘗試找出口。

沒有成人理解我們對出口的定義。

那不是言語說得出口的，而他們又早已忘卻。

太陽照在我們身上，青春的肉體沉浸在汗水裡，校長置身在司令台的陰影中，迎面的光太亮他睜不開眼。

曬著太陽，我想，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江俊鈞其實還在這學校裡。

江俊鈞他媽的就在他死了的那塊地，懂嗎？

我他媽的跟很多人說過這件事情了，但就是沒人聽得懂。

這樣說好了，你看，他是從那棟大樓跳下去的，對吧？然後啪搭一聲摔到這塊我鞋子踩著的地，沒錯吧？

「所以呢？」

依據牛頓第一定律來看，物體會保持原來運動狀態的性質，這叫慣性。

「所以呢？」

因此當他的肉體摔到地上時，他的靈魂會依據原來運動的速度前進，所以，操，江俊鈞的靈魂會離開肉體，卡在我腳踩的這塊地裡。

「幹，屁話。」

沒有人看得到江俊鈞。

我們仍然活在與以往無二致的日常，仍然在操場上發了瘋似的奔跑，在籃球框下機械式的拋球，在教室裡在學測前默不吭聲的寫題，我們這些活人和死人，仍然在生活著。江俊鈞死的不能再死了，他成了一個永遠的觀眾，遠遠觀望活在電視螢幕裡的我們，我們對他而言都是假的，哪怕他再怎麼趴在螢幕上他也不能貼近我們半點。沒有網路連線的手機讓人煩躁，沒有窗戶的房間讓人畏懼，誰都需要聯繫，就算他不再是人了也一樣。

基於憐憫和一點說不清的同病相憐，我時常找江俊鈞聊天。

畢竟鬼和屍體該是互相感到親切的。

我們什麼都聊，從我從來搞不清楚的英文時態到我分不太清楚的我爸和盆栽的差別，我只要躺在那塊地上，話就會不由自主的衝出口，就像不由自主朝太陽啼叫的公雞，又或者鬆開嘴套的瘋狗。最常說起的，果然還是鐵皮荒屋周圍的螢火蟲了。

爬上我家的屋頂後，沿著屋簷小心的維持平衡前進，前進到邊緣，到下一秒就會摔死的極處，往下看，可以看到一個一片荒煙漫草中半傾頹的鐵皮屋，像是灰綠色的表皮上有著比夕陽還乾枯的鐵鏽。

那裡會出現螢火蟲。

除了在屋簷邊緣，其他位置是看不到螢火蟲的，因為那裡被高聳的鐵皮圍牆給包裹著。被隔離的野草荒地在這都市裡格格不入，看上去像是像種缺陷，相當怪異，但是那裡是最後的倖存地，我是指螢火蟲。

到了六月的深夜裡，螢火蟲亮起後，那就是星星。

那很美。

夜空的星塵，遠方的燈火，和荒野的螢火蟲都像是一座滿是燈塔的孤島，那光不若水，不流瀉也不牽拽，只是茫茫的疏遠的獨亮。坐在屋簷邊，天上，遠方，和荒地，哪裡都像是鏡子。於是星子、燈火和螢火蟲，在這鏡面萬花筒中變形，彼此扭曲了性質在折射出彼此。

但螢火蟲還是最不同的，牠們是活著的，他們鮮活，且真實。

江俊鈞也喜歡鐵皮荒屋周圍的螢火蟲，畢竟，媽的，我說誰不喜歡呢？

有天在我和江俊鈞幹話一大堆後，又重新說起了螢火蟲時，突然有一個陰影籠罩我，我眯著眼抬頭看，是那個同學，就是那個在自己死掉的地方撐起黑傘的同學。

「你在和江俊鈞說話嗎？」在壓抑的互相打量後，那同學蹦出一句。

「你是哪班的腦殘，江俊鈞不是早死了嗎？」我挑釁，一種奇異而冰冷的憤怒像塊乾冰卡著喉嚨，吞不下又吐不出，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

「那你在和誰說話？」

「自言自語。」我隨口回答，倒回被太陽曬到發熱高溫的地上。

那天之後，就像梅雨後的黴菌，他就撐著黑傘突兀的冒出了，自顧自的佔據了江俊鈞的位置。他的黑傘傘面寬，也跟著把我罩住，他的雨傘阻擋了視線，我看不到天空，但同時我也不需要受到太陽的曝曬，沒什麼不好的，但總覺得有些不爽。他老待在那，甚至上課的時候，我從教室遠遠看過去，他始終像隻無家可歸的流浪狗頓在那，又或者像是江俊鈞的實體。

所以我問他：「喂，你翹課啊？」

「請假。」

「請什麼假？」

「喪假。」

「誰死了？」

「前天我請我外公的喪假，昨天我請我爸的，今天我寫我媽死了。」我看不出他不是開玩笑，但他說話真有夠滑稽的。

「你自己不也早死了嗎？怎麼回事，還沒為自己請過喪假嗎？」

我哈哈大笑，他旁觀著我笑，一言不發。突然他朝我揮一拳，媽的，我來不及反應，被打倒在地，他緊接著撲上來扼住我脖子。

他莫名其妙的暴走了，一副發狂發野的模樣實在好笑，我又忍不住爆出笑聲，他手指陷入我氣管，很痛但我半點也不想回擊，因為在那疼痛中我竟然感覺到了一種熱切的真實感，像是還活著，我甚至希望他再用力一些。

接著他發現我一動也不動了，沒有呼吸，體溫也是冰涼的。

「我殺了人了。」他說。

他手在抖，活像他的世界正在發生地震。

他看上去很衰小，所以我出聲：「嘿，沒事，你沒殺了我，我早就死了。」

他愣愣看著我半晌，好一會才理解我在說什麼。

「我也喜歡螢火蟲。」他又突然蹦出一句。

「你聽到了？」我仍躺在地上，高溫的柏油隔著校服燙得我溫暖。

「行吧，有天我帶你來我家看螢火蟲。」

就這樣，我和江俊鈞不在排斥他了，畢竟大家都是死透的人。

他是同性戀，之前跳樓似乎也有關這個，我知道這其實不是什麼大事，就像是有天你發現你同學其實是個喜歡吃蚯蚓的怪胎那般，沒什麼了不起，只是可能有點怪。

他是同性戀這件事是我在殺死了六隻螞蟻後才知道的。

那時候我殺了六隻螞蟻，他問我在做什麼，我想了想愣愣地看一會螞蟻的屍體後聳聳肩說我也不知道。不殺螞蟻後，手上也沒事做了，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好像還有很多該做或是還沒完成的事情，但現在心裡頭只有空落落的躁動，想去操場跑到心臟跳不過來，卻又覺得沒多大意思。太陽熱切到融化，隔著傘都感受到溫度。

突然有幾聲呻吟傳到耳裡，我反身看去，他在慌亂的插耳機，手機在播著來不及關上的影片，兩個人在接吻，都男的。

「靠，你怎麼在看這個，你是同性戀？」我開玩笑。

頓一下，他悶悶地說：「我是。」

「怎麼辦？」他問我。我說我也不知道。

上課鐘響了，那鐘聲像是烈日，操場上的學生則是水珠，一滴一滴的被逼著蒸發，最後眼前只剩一片荒漠了，其他人都在教室。

就這樣沉默的看了一會，我覺得我也該回教室了，我站起身，離開了他的傘下。

對不起，他在我身後說，其實也沒什麼好道歉，畢竟一個吃蚯蚓的怪胎不用為他吃蚯蚓向任何人道歉，除非他要向蚯蚓道歉。

再見，他說。

我看著他，突然覺得有點抱歉，因為我殺死了那群螞蟻散在他身旁，黑色的節肢支離破散，還是蟲子，看上去有些噁心。

夜裡我做了夢，黑色的天冰冷冷的，像是黑曜石。我們一前一後的走在屋簷邊，風很大，一刀刀割著臉頰，好像下一步就要跌落。到了邊緣，我們紛紛坐了下來，腳懸掛在屋簷上盪著。

遠處有銀河，白花花的一長條，像是在透明湛藍的水底反映月光的石子。

有點冷，他說，我們共同披著一件外套，非常蠢，而且老實說這樣沒什麼效果，風會從外套縫隙灌入，尤其我們兩人一起穿的話，縫隙就更大了。

我們都在發抖。

我轉頭想向他說些什麼，回頭卻發現我站在鐵皮屋旁邊，我忘了他的存在，開始找起了螢火蟲。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螢火蟲的季節，但我還是在野草叢中企圖翻找任何一點亮光。

上頭響起了窸窣的細碎聲音，那一定跟月亮落下無關，所以我抬頭。

他張開手，艱難地維持平衡在屋簷上走，走到末頭，他卻不停下，繼續向前走著。

啪嗒一聲，他在月光中摔下，屍體似乎離我有點遠，我還在看著空蕩蕩的屋簷。一切都安靜下來，包括從一開始就沒有出現的螢火蟲。

只剩下我一人了，我覺得有點冷。但剛剛那件外套在我身上，我還是覺得好冷。

隔天我若無其事的向他說打招呼，在他的黑傘下坐下來，一如往常。

有天我們就這麼學著手機的視頻做了起來。

我們像野狗交疊起來，我半跪在地上，他貼在我背後，汗水滴到我後頸。他很快樂，並以為我同樣也感到快樂。我們所感受到的有點像星球脫離了原本的軌道，被遠遠的遠遠的拋出去，那是失控。沒有哪裡可依附，可站穩，一切都在晃蕩，我們在暈眩，我該看著太陽的，如果有一個參照物，應該是比較不會暈眩的。

他想把手伸到我那，我反手握住他的手，我不想讓他知道我根本沒有硬。我緊緊扣壓著他的手，焦躁地感受著他的溫度。他的指頭也同樣壓迫我的手指。

我很慶幸我們不是面對面，這樣我看不到他的臉，也不用去看他急迫的渴望的眼睛。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同樣露出那種焦慮的同樣也在渴求些什麼的表情。

隨著我們的動作，我的頭反覆向柏油地低去。我後悔我曾經殺死螞蟻了，因為我兩三次差點碰上它們的殘骸。

說起來螞蟻在被我殺死時知道它們在被人用手指碾斃嗎？還是它們只知道有什麼不堪承受、不可負重的壓上來，它們只能背負著前行，就算掙扎也是抱著徒勞的明白，就這樣直到最後被壓碎。

它們可能在尖叫，但我沒聽見，仍然無所謂的碾死它們。

就算知道它們在尖叫在喊救命，我還是會這麼做，還是會殺死螞蟻，因為我也在尖叫。

「你的全家只有你死了吧？」我邊喘邊問他。

他貼在我頸側說，熱氣都吐在我身上。

「對，只有我死了。」他緊緊抓著我，近乎是哀求的說：「還有你。」

太陽的溫度透著黑傘燒下來。

在操場上我們做愛，隔著黑傘，誰都看不見。

我發現兩件事，一件是我死了卻好像誰也沒真正察覺到，另一件事情是只要撐著黑傘就會消失。

我撐著黑傘走在街上，走在擁擠的人群裡，沒有人知道這裡站了一個人。

「幹，眼瞎嗎？我站在這裡啊！」我說。

但他們老想往這裡走，在撞上我後，他們面帶困惑，但還是繼續向前進。就算在黑傘下大喊著我在這裡，在黑傘下大張旗鼓的做些滑稽世人的行為都不會有人知道。這個空間是封閉的，完全與世隔絕的，站在黑傘下就會成為江俊鈞。

我轉著傘在這條擠滿人的街上被推著前進。路燈沒有亮，現在天還是白的。前面的人持續向前，後面的人推擠著我。無論是我走的這條，還是往反方向流動的對街，沒有人是靜止的。老實說，我不想向前進，可是我停不下來，因為周遭已成浪潮。

我腳下踢躑的往前走，心裡突然彈起一團氣，熱騰騰的。

「操，我要停下。」我對身邊的所有人說，但是沒有人聽見，仍然擠著我向前。

我的怒氣無法冷卻，我無法控制它，甚至也無法忍住它，它焦躁地在我身體裏頭竄來竄去，使得我越發的高昂，我瞪視著我眼前的人，那是一個路常可見的中年男性，他把他的手機和一個皮革錢包放在褲子後的口袋，肥大屁股頂著兩個鼓囊。不知怎麼我就不順眼起來，我幻想著我毆打他的樣子，那有點像跳舞，他後退我前進，他掙扎我不放手，我驕傲他狼狽，有些肉體顫抖和血沫飛濺，不太盛大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的小舞步。

在我真的伸出手的那剎，我卻抓住了他的錢包。

我偷了他的錢包，老實說那沒什麼，但我的心臟比誰都還激烈，身體甚至在顫抖。我方才所有的躁動焦慮像是被灌飽了氣般，脹到最高點，連呼吸都像是在充氣。那隱微的犯罪遠比當街揍了他還刺激。我撐著黑傘，幾乎要在傘下跳舞。

我在黑傘下，誰都看不見我偷了他錢包，可是我並不是真的想要偷竊，我沒有缺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麼做。我愣愣地握著他錢包，錢包在我手裡發燙，燙的我融了一個洞，所有的氣都洩去。

我收起黑傘，朝他大叫：「嘿，你的錢包掉了。」他沒聽見。

我又再大喊一次：「你的錢包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沒聽見，因為我是死人嗎？

我被推著向前，而那個人早已經被吞噬在人群中。他不見了，就是這樣。我是想還他的，但是他不見了，就是這樣。

前面的路口紅燈了，人潮漸緩，我也跟著停了下來。

有人在看我。

我轉過頭去，媽媽穿著套裝手裡拿著咖啡站在對街上，隔著反射日光的亮漆車流，我們無言的對視。

看到她的眼神，我便知道了，她都看見了。無論是我還是那把黑傘還有黑傘下我的所作所為。

她張開嘴。不遠處綠燈又亮了，就這樣一切開始流動，紅燈太短，短到來不及表達。

人潮又開始向前。媽媽急急動著嘴，像是在指責什麼，在喝斥著什麼。但浪潮鬧鬧地推湧我，一切是那麼喧嘩，像是工業革命時代的蒸汽火車躁躁地噴出濃煙，我拚命回頭，手握成拳狀，也跟著扯開嘴。

亮漆反射的太陽光太刺眼，但它們自身卻是涼涼的沉默。在對街的媽媽淒厲的撐開嘴，無力朝我這端伸手，用手指尖銳的指著我，卻被人流越沖越遠，我們被迫朝著反方向流逝。我頻頻回頭卻什麼都再也看不到，街道似乎還留著她的殘響，而我們都各自下了街。

在各自下了街的時候，我想在那一刻我和媽媽突然明白了，一切已經來不及了，又是下一個紅綠燈。

在我想像中，事情該是這樣發生的。

豐流的人群、激狂的車流、對街驚愕的媽媽和試圖辯解的我，因為不可避免而無可奈何的下街。

但事實是，人沒有這麼多，一直都沒有很多，不過像是荒野中幾朵花那般。道路上的確有車，但是硬要過街也不是做不到。而媽媽和我只是在這條和往日沒有差別的街道上，靜靜對視著，什麼也沒說，也沒試圖過馬路，只是自顧自的下街。

到了深夜我進屋的時候，媽媽已經在家了。她坐在沙發上，沙發上只有她，一副疲憊的樣子。

我回來了，我在沙發另一端坐下，嘗試出聲。但是她看著電視，像是沒聽到。

我回來了，我又重複道。

最後我去廚房裝了水，一邊遞給她，一邊說，我回來了。

她頓了頓沒有接過水，但還是說，你回來了啊。

電視開著，時鐘自顧自答答答向前走的聲音中，我和媽媽不由自主都把視線放在向前走的時針上。

好一會，我們終於把目光從時鐘移開，晃過客廳落回電視上，她問我說吃了嗎？我說吃過了。她問我學校還好嗎？我說還好。學測，她提一下卻又沉默，因為她不知道我成績怎麼樣。最後她問我錢還夠用嗎？我說還夠，很多。她聽了便不說話了。因為她不知道我哪裡來這麼多錢，她可能以為是偷的，但不是。

我問她爸爸呢？在家吧。她說，有點不確定，其實說到底語氣是漠然的不太在乎的，涼涼的。

我在廚房裝了水，把水桶提到外頭去一棵樹又一棵樹的澆，直到水都沒了，我也沒辨認出爸爸是哪棵。我抬起頭向前看去，鐵皮圍牆擋在眼前，我知道圍牆後沒有螢火蟲，因為現在不是它們的季節，我頭抬更高，看見了怪手從圍牆後露出。今夜的燈光太亮，天空一片模糊，看不清星星的模樣。空氣有點乾燥，吹了一陣子冷風，有點痛，便進屋了。

半夜我突然渴醒，也不知道哪來近乎刀割的渴意，我走下樓，樓下燈還是亮的，隔著樓梯欄杆，我看到媽媽拿著廚房剪刀，乾乾的剪我的黑傘，像是剪開流不出半滴血水的死魚。我看不到她的臉，她的影子在白牆上啞然。我沒有阻止她，畢竟她是我媽。

望了一會，我口還是很乾，但還是回房間睡覺了。

有一天他說，他想活起來。

我想一想告訴他，那很好。

「沒有什麼不好的。」

有一天他告訴我，他想看螢火蟲。

我告訴他，看不見螢火蟲了。

「鐵皮屋被打掉要蓋新房子了。」

「那怎麼辦？」他問我，我們坐在操場上發呆，屁股底下是江俊鈞。

「就看不見囉。」

他若有所思地轉著手裡的黑傘，過了一會，他說：「那我們去看流星雨好了，這禮拜六不是有什麼象限儀座流星嗎？我們那天晚上十點一起去看吧？」

我回答他說，操，你看。

在我們都跳過的地方站著一個人，這次是一個女的。我們都認識她，每次校排前三十名頒獎頭三個名字總有她，這幾次模擬考當然也是。但我一眼就認出她是因為我們說過話。有天我從廁所抽完菸出來，她站在外頭看著我問，聽說你會賣那個？我反問她，哪個？

「我們要不要賭她會不會跳下來？」他提議。「你賭什麼？」我問他。「我賭會。」「我也賭會。」「那樣賭不起來。」「賭這個沒什麼意思，還不如賭她跳下來時會不會掉下來。」「無論如何我賭不會吧。」我聳肩說。「為了賭局，我賭會吧。」他說。

我們看著她。

現在已經一月了，她還穿著制服裙，沒有套西裝外套。風穿起她的裙子，在遙遠的距離展現她的底褲。他沒什麼感覺看著，我直直盯了幾秒還是撇開頭。

她跳了。

「說起來，我們到底賭什麼？」他轉頭問我。「隨便，一百塊也行，一千塊也無所謂。」我說。「那一顆小熊軟糖行不行？」他說。

啪嗒。

當她踏出樓頂時，她掉下去了，因為有地心引力的存在，所以當人類踏空時，他們會摔下。地球吸引人掉落，就是這樣。

「不過比起流星，我還是更想看螢火蟲，我從來都沒看過那種會發光的蟲。」他說。

她緩慢的爬起，發現自己都還死了，生活卻仍進行著。她渾渾噩噩的朝我們看過來，我們向她揮手，她愣愣地抬起了手，也跟著晃了晃。

「我想活起來。」他又重複。

「那很好啊，沒什麼不好的。」有些不能理解地，我問他：「可是你活起來要做什麼？像我們現在也不壞啊，你看，我們既沒腐爛，也沒長蟲，只是死了而已。」

她看了看學校，看了看自己，好像才發現不過是那麼一回事，了然地點點頭，就回教室晚自習了。

「但我就是想活起來。」

恭喜她，我們學校又少了一個半生不死的人了。

學校裡並不是人人都知道我有小熊軟糖，不過該知道的就會知道。我手裡的小熊軟糖一顆就要六百多塊，這他媽是全世界最貴的小熊軟糖。

我手裡不僅有小熊軟糖，那只是噱頭，為了博取眼球的小廣告，很多人是因此好奇而來，他們大多只是胡鬧的。真正會找我的都是死掉的人。有的說死掉之後太冷了，有的認為可以壓制屍斑擴散，有的說想確認自己的生死狀態，久而久之，小熊軟糖不

再是招牌，而是變成某種暗號，我不再賣給活人了。然而不是所有死人都會找上我，大多數人死了反倒不感興趣了。

還沒死的時候就好像你在掉下去，而死掉是其實你已經在洞底了，那就沒什麼好怕的，因此也不需要小熊軟糖了。有人告訴我。可是我他媽怎麼沒那種感覺？我問他。那個人想了想回答說，大概你死的不夠徹底吧。

所以其實活人不會吃小熊軟糖，死人也不會，只有要死不死的人才會。

他告訴我他想活，卻又跟我要了小熊軟糖。

在搖動的區間車的廁所裡頭，我決定給他一顆小熊軟糖。在廁所裡頭他把頭放在我肩膀上，汗水都浸濕我的背脊。

「我想活起來。」他在我身後再次嘟囔。

「你想活起來，那很好。」我用另外一隻手把褲子拉起，從口袋掏出小熊軟糖，自己含了一顆。他從我手中拿過，也跟著含了一顆。

「你的屍斑會淡掉，你的屍僵不會再有，你可以行動自如。你身上將不會有任何或淡或濃的屍臭。」

「但是你不會變成活人。」

「那我會成為什麼？」

「殭屍。」嘴裡的小熊軟糖已經沒了，留下的不是甜味，因為那原本就不是小熊軟糖，我知道。我自言自語說，「殭屍，是的，殭屍，那就是最後了。」

我們靜靜擁抱好一會，直到區間越來越慢越來越慢，在一個大的晃蕩後，它停了下來。

「到站了。」

整個世界停擺了後，我們一同看向鏡子，鏡子裡卻出現了螢火蟲群。

你看到了嗎？我嘴角情不自禁的微笑。他也露出同樣痴傻的笑點頭。

要被星塵吸走了，我拽著舌頭說話。要從鯨魚的肚子裡出去了，他點頭附和。太暈了，叫河流裡皺摺的星星別再閃了，我警告他。肚子跑著的是我不啊，他認同的回答我。

我們在銀河白沫流溢著，雖然這裡沒有螢火蟲，但星星向海，跑起來，跑去海裡，就算掉下去了，這裡也沒有螢火蟲。遠方逝去的燈火，該是要和小島上的微光說再見，小島離我們遠去，和失眠人放著的逐漸飄渺的紙船一樣，我們和紙船上的螞蟻紛紛說再見。喂，說再見啊。鯨魚走了？沒有鯨魚還在，左邊那游過來的不是嗎？爬上去，得爬上去，上去就可以看到螢火蟲了，太高了，不行，要摔下去了。不對，你要抱持和飛機一樣的速度就不會暈眩了，抓住我，我要掉下去了。

「小聲點，烏鴉在看你。」

你說什麼？烏鴉？烏鴉不是融化了嗎和我的腦漿一起？

你要走了？為什麼？你去哪裡了，跟鯨魚一起走了嗎？

「喂！別跑，我記得你，你是哪一班的？」烏鴉在和我說話？烏鴉怎麼會說話，不對啊，烏鴉原本就會說話，我忘了是人類才不會說話。

「你吃了什麼？」

你去哪裡了？你去哪裡了？

「我想起來了，你不是老楊班上的那個開心果嗎？」

把黑傘撐起來，得快點把黑傘撐起來。在黑傘下就會消失，站在黑傘下就會成為江俊鈞。烏鴉要抓我。我的黑傘怎麼長一個又一個洞的？烏鴉從洞縫中看到我了，我像蟲子一樣被看見了。你去哪裡了？我的黑傘沒有用了，那撐起你的黑傘好不好？把我罩在你的黑傘下，那麼此時此刻我們便能一起消失，請你帶著我一起消失。

可是你去哪裡了？

我看到太陽，太陽照的我發寒，我才知道沒有太陽。我看到遠處有獨角獸奔馳而過，但我知道那不是獨角獸，也不是馬，當然更不是螞蟻。我知道我是真實的，我也知道當我清醒後便不會再這麼覺得。

我再度看向星塵，可是它離我遠去。

在所有的星星都消失後，我身邊物理的老師拿著我的小熊軟糖包要我給他一個理由，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所以他叫我打電話給家長。

在我打到第四通時，我媽媽沒有接，我說。

喔。他回答。

我覺得他沒聽懂，所以我又重複了一遍，老師，我媽媽沒有接。

「那打給你爸啊！」

「可是老師，我爸他是一盆樹。」我慢吞吞的回答。

「什麼？」

「我爸他是一盆樹。」我忍不住爆笑出來。

我爸是一盆樹，這是真的。

我現在和我爸坐在客廳裡看電視。我時不時瞥向客廳裡的時鐘，因為我和別人約好十點要去看流星。

要問我一個人變成一棵樹是怎樣一個道理我也說不出，或許就跟為什麼學校裡為什麼有死人有活人有半生不死有要死不死的人一樣，它就是發生了，就是這樣。

說實話，我不知道我爸爸是不是也經歷一個像我們一樣由活人變成死人的蛻變過程從活人變成一棵樹。我從來沒問過他，因為作為一棵樹他不會說話。

我從未跟我爸爸說話，在我印象中，除了我死的那天，我從未跟他說過話。

在我死的那一天，我要進家門前我停在盆栽前面，我告訴他：「嘿，爸，我今天死了。」

但他仍然是一棵樹的模樣。

「從今以後我該怎麼辦呢？」我問他。

他依然沉默。正當我要離開時，他的樹梢冒出了一個黑色的花苞，花苞越變越大然後綻放、掉落，成了一把黑傘。

我撿起了黑傘，撐開它。

「爸，可是我在黑傘下，只感覺到孤獨。」過了一會，我大叫。可是他他媽的只是一棵樹，他不說話。

門口傳來了鑰匙和門鎖碰撞聲，聽得出來開門的人手很抖，因為我聽到好幾次鑰匙摔到地板的重響。

終於，媽媽推開了門，看見沙發上的我和爸爸。

嘿，媽。我說。媽媽繞過我，逕自走到那棵樹前面大吼：「你知道你兒子做了什麼嗎？」

媽媽在對一棵樹生氣，那畫面真的好好笑。我哈哈大笑地離開客廳，準備要去看流星。

我得一個人去看流星，因為我錯過和他約好的時間了。不過事實上我也知道，無論我有沒有錯過時間，我都只能一個人去看流星。他不會來，因為他早跟著鯨魚帶著他那把該死的黑傘走了！

我笑個不停著跳上樓梯，我就這麼快樂的笑著上到屋頂。

知道嗎？爬上我家的屋頂後，沿著屋簷小心的維持平衡前進，前進到邊緣，到下一秒就會摔死的極處，往下看，這裡什麼都沒有，而到了夏天這裡也不再有螢火蟲，而是一棟蓋好的新房子。

我拿出我最後一顆小熊軟糖吞下，過了一會後，時間亂流了，時間真的亂流了，那件事很清楚，比我死了的這件事還清楚。

我倒在屋頂上仰首。

哈哈看到了嗎？

看到流星了嗎我的精液衝上了天空媽媽你看到了嗎精液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精液的一部分我上了天空我真燦爛流星原來是我我想看星星可是很可惜我看不見因為我本身就是星星我看不見我自己我太快了，我感到暈眩，大概是地球這個參照物太慢了的關係，因此我在天空沒多久又摔了下來。

我在頂樓看著天空，看到了嗎？

那裡有顆星星，我在看那顆星星，它掉下去了，為了看它，我也只好跳下去了。但是掉下的星星並沒有啪嗒的聲響，因為它們沒掉下去，它們變成螢火蟲了，只有螢火蟲才會飛。

看著那漫天朦朧的微光，我覺得熟悉與溫柔。在這片溫柔下，我摸索著撐起黑傘，微光從漏洞飛進，於是我、於是江俊鈞終於忍不住哭出。